

5/13 增
3/8

明瞭階級立場 肅清地主思想



421
009

太 行 羣 衆 書 店 印 行

明確階級立場
肅清地主思想

太行羣衆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

明 確 階 級 立 場
肅 清 地 主 思 想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編輯者 太行羣衆書店

出版者 太行羣衆書店

發行者 太行羣衆書店

總店：河南 涉縣

分店：河北 邢台

山西 長治

左權

目 錄

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

「鬥爭怎樣才算徹底」

理必說清，事可活辦

誰不給誰留出路！

開闢第二戰場！

振開思想防空洞

換一個看法想想

評「十年革命不如一個老百姓」的觀點

堅決和地主家庭撕破臉！

清算地主思想

找對象也要看階級

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

——新華社社論——

晉綏日報於六月二十五、六兩日發表了「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客里空」是蘇聯名劇「前綫」中的一個信口開河的新聞記者)一文。晉綏日報在這篇文章中，嚴格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尋根究底追尋錯誤的由來。在這個自我批評的工作中，他們也揭露了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中，有像艾柏這樣的人，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曾經站在地主方面反對農民，晉綏日報此次的自我批評是很好的。最近一時期，晉綏與其他解放區一樣，正在進行土地改革，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是土地改革中的一個收穫，它必將使新聞工作更加向前推進一步，這種自我批評，不僅各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要學習，而且一切工作部門都應當向它學習，以便更加改進自己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晉綏日報的這一倡導是非常有意義的。

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是在國內戰爭與土地改革的新形勢下進行的。

現在我們是處在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之中，人民的敵人是蔣介石反動集團，這個反動集團有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中國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這個敵人，最重要的保證之一，就是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首先是解放區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曾經因為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不敢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以致遭到失敗。內戰時期，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向革命勢力是嚴重的進攻，但是由於我黨堅決援助和領導了土地革命，所以革命運動仍能堅持和發展。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曾經建成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我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與沒收漢奸財產的政策是正確的。現在的形勢與抗日時期已經不同，我們仍有廣大的、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統一戰線，但這個統一戰線已不包括蔣介石在內；相反地，蔣介石集團現在是賣國賊、法西斯和戰爭罪犯的集團，是人民的公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到徹底平分田地，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農具、牲畜、種籽、糧食、衣服和住所；同時又照顧地主的生計，讓地主和農民同樣得一份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堅決執行這個政策，則人民一定能够戰勝蔣介石；如果在這時候重複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則革命運動會有失敗的危險。

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減租減息，變到國內戰爭與平分田地，這中間不能不對我們的一切工作提出新的問題和新的要求，有深刻意義的影響，因為新的形勢要求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有必要的改進，要適應這個形勢，要推動土地改革與爭取戰爭的勝利。凡是阻礙土地改革與妨礙爭取戰爭勝利的，必須予以革除。每一個革命者對於這個改進工作的任務，決不能漠視無睹，深閉固拒。

在革命運動由抗日戰爭與減租減息推進到現在的國內戰爭與平分田地時，就革

命的性質來說，是沒有變化的，兩者都仍是屬於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但是就具體內容來說，則已經有了變化，這個變化中的最重要之點，就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展開的鬥爭。我們的隊伍中有許多革命的知識份子，其中很多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在與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鬥爭時，立場常常比較堅定的，但是在革命運動深入到普通土地改革、普遍的消滅封建制度時，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與封建制度有若干聯系，如果捨不得割掉封建的尾巴，捨不得整個革命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家庭的利益，他們在立場上的動搖。其中一部分就會墮落到保護地主，反對農民的立場上去，或者墮落到自私自利獨佔農民鬥爭果實的富農立場上去，這是民主革命運動發展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如果不堅決反對這種動搖與墮落，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就會發生損害，對於個人就不能治病救人。現在與抗日階段的重要的不同點之一，就是土地改革中消滅剝削與沒收漢奸財產發展成為普遍的平分田地、消滅封建。在這個時候，我們隊伍中一切由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識份子，必須警惕到自己的立場，即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鬥爭中，要堅決站在為農民服務的立場上，然後才有正確的作風。應該指出，在反帝國主義、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從抗日階段到現在階段，從反對日汪轉到反對美蔣，我們的整個隊伍是十分堅定而毫不動搖的。在土地問題上，從抗日階段到現在階段，從沒收沒收沒收漢奸財產深入到普遍的徹底的平分田地與消滅封建，我們的整個隊伍仍然是堅定的，但在個別人員、個別部門、甚至個別地區，則表現出某種

動搖，有些個別人員則表現出立場上的動搖，而不正派的作風就發生出來，主要的表現於祖國地主、打擊農民、竊取果實、欺騙上級。這種錯誤的立場與不正派的作風，使得黨在某些環節、某些地區發生脫離羣衆的現象，這些現象在若干地方表現得很嚴重。這種脫離羣衆的現象，在不少地區已經覺到和糾正過來，但是還有些地區沒有糾正過來，還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糾正，這是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隊伍之中所發生的新的變化。我們的黨是經過了整風運動的黨，是團結一致在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新的變化，因而決不能自滿，要以很大的努力來肅清若干脫離羣衆的現象，認清我們隊伍中動搖墮落和作風不正派的現象，使我們的隊伍更加團結一致，改進工作，爭取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的實現。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是我們有力的武器，這種公開的自我批評不但不會降低我們黨的威信，相反的它只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因爲只有我們的黨對於中國民族革命的事業才是這樣鄭重其事、這樣負起責任，這種自我批評與對於英雄模範的表揚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二者不可缺一，其目的都是爲了改進工作，以求實現澈底的土地改革與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勝利。

「鬥爭怎樣才算澈底」

王 春

本文和後邊的四篇文章，是王春同志最近所寫陸續刊載在新大眾及人民日報上的。這幾篇東西，對某些同志在土改運動中存在的一些糊塗思想，給以一個澈底澄清。這對今天全區的大覆查運動（包括各機關擠封建），幹部思想改造，有很大作用，故特全文轉載。

李正雲同志轉來了一束問題，都是一些青年同志在學習中間提出來的：鬥爭怎樣才算澈底？

有的地方鬥爭過後，沒有給地主留下東西，對不對？

林縣第五專署張啟銘同志，則提出下邊這個問題：

有個地主是個老太婆，鬥爭過後，她很難生活，我們是否應該照顧她？

此外類似的問題還多，我們不再一一列舉。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的意見是這樣：鬥爭怎樣才算澈底呢？這要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看：必須做到在政治上地主再不能獨霸政權；必須讓全社會的人都明白，靠封建剝削壓迫別人吃飯的人們，並不是「人上人」，也不是「上等人」，而且根

本就不是什麼光榮的人物，是應該遭人看不起的寄生蟲。像過去窮人才到公所張了口，或是被地主押進公所扣着頭，就被地主喝罵一番，問「你可種得有幾個二厘五毫」，像這種情形，門到它再不能夠出現了；像過去地主老爺出來大家都讓路，地主的閨女出嫁大家都抬轎——像這種情形，也門得它再也不能復轉了；門到地主和我們平等，門到地主拉屎也得到茅坑，而不是就在農民炕上屙屎桶。門到這樣程度，就算政治方面的鬥爭澈底了。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利害，還是從他在經濟上的霸佔着土地而來的，你不聽他開口就罵你「可種得有二厘五毫」嗎？所以經濟方面的澈底鬥爭，更是主要的。這方面的澈底標準，應該是這樣：門到地主把非法盤剝霸佔來的土地一齊退給農民；鬥爭地主把剝削詭詐來的東西一齊退給農民，門到他今天在經濟上的情況也和我們一樣的勞動謀生，我們拾糞吃糠，他也不能坐着吃麵；我們挑担賣沙鍋，他也須得担挑點什麼顧他的嘴，因為必須作到這樣，才合乎公理。否則剝削人的人還過的很舒服，被剝削的人還過的很緊道，這還叫做什麼澈底？我們覺着「鬥爭怎樣才算澈底」這個問題，就只能這樣答覆。做到這樣，大體上就算澈底。

不過，我知道這樣說，並不能滿足提問題的同志們的意思。因為，這些同志會這麼講：今天已經不是要地主在政治上和農民講平等的時候了，而是農民不跟地主講平等的時候了；也不是地主講究吃穿得舒服不舒服時候了，而是地主生活艱難的時候了。像前面所舉問題中，問「有的地方沒有給地主留下東西對不對？」問「

寡婦地主是否需要照顧一下！」就都是這種思想的透露。對於這種思想，我是這麼着來講：有個外國人，講過這麼一句話：「你要想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千萬不要在他失勢的時候來看，要在他得志的時候來看。否則就請你把權力交給他試一試。」對於地主，當他在得志時候的行為，我們是早已領教夠的了，試是再也不想去試一回的了。現在他們的確有點失勢。但是這是不是就該着照顧呢？是不是就該着把他剝削來的人家的那些東西，還給他多多留些，叫人家在這樣的翻身時期還不用要呢？「他沒了東西」，「他很難生活」，這也許是事實，也像是很該同情；但是那一件算是他的東西？他拿人家的東西舒服了好多年，現在照他們自己常講的法律，「欠債還錢」，這還要問什麼對不對嗎？他把人家的東西交還給人家，自己落得有點「困難」了，這還有什麼稀罕嗎？我想這點道理，他們是早就講得比誰都清楚的，否則請你回憶一下當他們得志着那時候的世道，就會不生這種疑問。而且問題還並不在此，你去勸說農民同情地主的「沒有東西」吧，就去提倡照顧地主的「生活困難」吧，這就叫做走向「把權力再交給他」的道路！可是你不要看他現在哭窮裝蒜假善良，這只是因為他正在失勢；等他一旦再得了志，看他還同情不同情農民；看他還照顧不照顧羣衆；我想每一個人都可斷定，一定叫小百姓沒有活頭！這不只有千年百代得志時候的地主的威風可以證明，就是蔣軍所到之處的「倒算運動」也現在擺着叫大家去看！所以我覺着問題的要點倒還在這裏：與其今天來向羣衆說什麼照顧地主，還不如警告農民小心防備他重新得志！因此我覺着還得徹底的清

查，好好的留神。照顧與否的問題，實在還不是緊要的事情。況且還有一說，他們現在到底『可憐』到什麼程度，這就還是個大大的疑問。我的家鄉，有一家地主被他的六親厚友鬥翻了，羣衆並未動手；爲什麼？因爲災荒年間，他和大家裝着一樣吃草根，不肯借給他姊姊一升穀，說是『確實完了』；可是這回却創出他八十石麥子都霉爛了。因此他姊姊們恨極了打倒了他。我們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同志，他的家裏也早就聲明窮透了，可是這回也創出六十石麥子爛成糞了。這就可以說明，過早的相信地主們的生活已經『沒了辦法』，過早的想給羣衆提意見叫『照顧』他們，只有礙羣衆的響釘子，土地主的天大當。因爲對於地主的狡猾，農民是比我們清楚得多而且多的。

說到這裏，我倒是真想給提這些問題的同志們進一點意見。我們的運動，叫做『澈底翻身』。這些同志們的提法，却叫做『鬥爭怎樣才算澈底？』大家是不是看出了這兩句話中間所表現的階級立場，正正相反！一個是站在農民這方面說，注意的是怎樣才能叫羣衆澈底翻身；一個是站在地主那方面說，關心的是『你要把地主鬥到什麼樣子才算澈底』。爲什麼同一運動，却會出現這樣恰相反對的提法呢？我先來講個例子看：

從前我們這裏有一位同志，和我們一道工作過五六年。一起整風學習過一年多。他是努力工作的，艱苦負責。認真學習的，鑽研文件。但是他一直提着這麼個問題：你們都說根據地社會不斷在進步，爲什麼我却看着許多事情像是在胡鬧呢？你

們都說自己在發展。爲什麼我却覺着自己在消沉呢？後來他想通了，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的家庭和我的階級連系，就是說我的那些親戚朋友，都是屬於地主那一層的；因爲那個階層在走下坡路，所以我通過我的家庭，我的階層來看社會，就看不見一點點喜事，我只看見我的親戚朋友以及父親他們都在走倒運，更那裏能看什麼繁榮向上的進步現象？同樣，我只看到羣衆在到處逞威風，把從來『平平穩穩的社會秩序』胡鬧壞了，更那裏看到什麼工作進步？而眼看的是倒運，是胡鬧，那我又那裏能不消沉？那裏能感覺到個人有什麼發展呢？最後他說，這就是因爲我站的是地主階級的立場，所以我的一切看法想法都和大家相反。

我覺着現在提這些問題的同志們，把『澈底翻身』，自然而然的就寫成了『鬥爭怎樣才算澈底？』是和上述那個同志所站的立場沒大差別的！可是一個人要是站在那個立場上，那就對於羣衆運動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和我們的意見取得一致的！因此我們的答覆，也無論如何難以使這些同志滿意。我們的意見是這樣：把我們的立場換一換。從同情地主那一面換到同情農民這一面來。從追問『鬥爭怎樣才算澈底？』換到『怎樣才能叫羣衆澈底翻身』這一面來。這麼換了，不但對着問題會看得更接近真理一些，而且對自己也有好處；因爲我們要做新社會的青年，不能去做舊家庭的奴隸；我們要作新時代的主人，不能去做舊社會的渣滓；我們眼着剝削人的階級快要倒帳了，我們當然不應該搶着找它去認股，去替它分担霉氣去爲它哭喪。

理必說清，事可活辦

王 春

我們又收到一些羣衆翻身運動中的問題。例如：

新華書店發行科同志們，在學習中是這樣來問：有的地方，在鬥爭中把地主趕地出門，對不對？

井陘公安局杜智祥同志則問：應該不應該給被鬥爭戶留些產業？

太行第五專署張啟銘同志問的是：地主年老，又沒有兒子，是給他留些生活資料呢，還是讓他要飯？

此外，林縣縣政府劉前鋒同志問：鬥爭對象家裏有人在抗戰，是否應在鬥爭時給他留些財產？

太行獨立二旅政治部李毅同志是問：鬥爭對象參了軍，其家屬是否應和其他事屬一例優待？

所有這些問題，我們把它分爲兩類：一類是關於照顧一般地主生活的問題；二類是對抗屬地主的優待問題。我們現在分開來談。

關於前一個問題，大約在有些人看來，是一種非常放心不下，而且很難於大膽

說出自己的意見來的問題；因爲主張給他留東西吧，深怕別人說自己右傾，因而說話不敢堅決，只能吞吞吐吐，或者嘴硬心軟；也說不去管它，任憑羣衆對他怎麼辦吧，但又真看到這些人當下辦法不多；而且覺着社會上一時有了這麼幾個窮弱病的傢伙，就好像是已經違背了我們的建設民生幸福的新社會的基本綱領似的，心上老大的想不通。其實平心靜氣的想一下，這却也非常簡單而易於答覆。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照道理講，掃地出門就對。他要飯，就是他不要飯而去餓死，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羣衆又是非常之涵厚，非常之寬大的；只要把道理講清了，連地主他也承認是該掃該餓的了，然後羣衆一本寬厚爲懷的精神，再送給他些東西，叫他生活，叫他生產。那怕是一直再幫他勞動發家，這都沒有什麼不可以。

爲什麼說的這麼簡單呢？我可以引一個村農會主任的話，把這點道理解剖得清清楚楚。

本岳區有個姓畢的村農會主任，和一個地主的弟弟在澡塘裏扯起來。我是旁聽者。主任問：「你大哥近來的生活情形怎樣？」那個人的弟弟說：「很困難，也不高興，你們給留的東西太少。」主任說：「他果然是這樣難處，我就得發動羣衆，把那些東西還一齊收回來。」接着主任就給他講起道理來：「你知道人到世上，吃的穿的都是靠勞動生產出來的不知道？你大哥活了這麼五十多年，除了吃我們生產下的現成米麵，他給這世界上添過一顆穀一條錢沒有？但是他卻搥着吃糠着穿，並且還欺壓了我們五十年！就是我們現在把他名下賄財產澈底拿乾，那怕再加上個擺

地三尺，我們也還是不夠大；因為被他吃了穿了的，那麼一大筆，實在沒地方去討！好比你們地主所說，農放到了石板上，本利全無。就是他現在當下不吃了不穿了，爬下死了，也還不能說算是還清了我們的賬。但是我們寬大，我們不像你們地主那樣刻薄，也不和你們一般見識；我們算是讓他白吃了，並且還給他留下東西，叫他照樣吃下去。你看這麼樣？可是他還不滿意，還大有意見！這種人看來是最不識好，最沒良心的傢伙。所以說還是把東西收回來，叫他自便的對。」

我們也把這些話提供給提問題的同們，你看他說的怎麼樣？所以我們在上邊也就是這樣答覆：論理，完全該掃該做。這個理非說真不可。理說真了，他們也沒意見了；那麼，留不留，照顧不照顧，留多留少，羣衆眼睛雪亮，自會處理適宜。他現在裝窮蒜，不好好勞動，這並不足以妨礙我們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而且本來的道理就是正要從他手把土地拿回來，經濟才能得到發展，鬥爭他，就是爲的經濟發展。他們現在其實還沒有一個人肯去試試討飯是怎樣討的，但即使有那麼一個兩個故意出怪相的傢伙，這也無礙於我們的廣大人民得到幸福生活的新社會的觀瞻；好多年來他吃賄討飯，大家一點也不嫌醜看，現在出下那麼一半個假叫化子，大家就很覺着醜看嗎？問題實實在在就在於他們承認真理不承認，照着真理做不做；他肯服理，他肯走理，他向真理低頭；那麼，前邊說過幾遍了，羣衆是會對真理愛大量照顧一番的。

第二個問題，也有一個姓楊的區長同志的話可作解答。有個抗屬地主，

運動中要區長優待；楊區長說：「可以」。但是區長又請他回憶一下他們的舊社會的情形：區長說：「優待是該的，而且一定要優待。但是你記得舊社會村公所斷官司的情形吧：你當村長，判決一案人犯都該罰一百元，因為他們都犯了你們的法律；可是有個人特別給你送了禮，磕了頭，承認連上自己孩子老婆再給你白勞動大半年，拿這些條件求你優待，於是你對他也真正優待一番了；旁人罰一百元，罰他八十元，或是旁人打五百板，打他三百板。這誰能說你沒有真正優待了他？就是他本人連上他一家，也是長期對你感恩不盡的呀！今天我們也打算盡量想一些似乎這樣對待過去的辦法，對你進行優待。你是抗屬，你的子女是我們的同志，抗戰有功，那怕說連你也有功；但你是地主，你的生活 and 勞的地主一樣是靠剝削別人來過的；或者你還帶些惡霸的味，你和別的惡霸同樣壓迫羣衆；這，羣衆就是怎樣優待，也不能優待到叫羣衆不要從你手下翻起身來呀。但我們還是盡量優待，我們盡量作到對你和對旁人不同。比方你本該徹底拿出東西來賠償羣衆，我們硬不那樣作，我們盡量給你多留；你害過人，人家要你還血債，我們也硬不叫你太吃虧，總而言之，我們必須不掩沒你的功勞，我們要把你和那些光有罪惡沒有功勞的人們分開；你看怎麼樣？這和你當村長時候的辦法相比又怎麼樣？」

我們也還是把這些話提供給提問題的同志們，你看怎麼樣？優待是我們的不變政策，誰敢說抗屬不該優待呢？可是也不能含糊真理。還是得把理說真，理說真了，和他們地主當權時代對人的優待辦法也比較過了，講得通通達達了，那麼，抗屬